

# 我的阿公是捕鰻人：鰻仔王的雙面人生

「原來阿公的補鰻不是『沒用』，是沒人懂。」



2025 2 23

/

## 東北季風下的大福村

壯圍的冬天，是有味道的。

海風吹過來的時候，不只是冷，它還帶著一種鹹鹹的、濕濕的味道，像是海水在耳邊講悄悄話。風吹過防風林、竹圍、鋅鐵屋頂，天空常常灰濛濛的，偶爾飄著細細的毛毛雨，海邊變得很靜，只有風呼呼地叫。我們家——我、阿公、阿媽、還有媽媽，住在壯圍鄉的一個小村落，叫做大福村，那裡的人不是種田，就是養魚蝦，我們家三個世代都不曾離開過這裡。

大福村不大，從濱海公路走過防風嶺，就能聽見海聲。村子裡佈滿了大大小小的養殖池，田間和池間小路總是彎彎曲曲，兩側是低矮的磚房，像是一種默契的風景。早晨是養殖人家最忙碌的時候，水車打轉、飼料袋咕咕作響，空氣裡混著沼氣與鹽水味，一種只有這裡才聞得到的「海邊的土味」。

我們家就住在村尾的地方，出門沒幾步就是魚塢，再往南延伸，跨過兩三個村莊，就是蘭陽溪出海口。冬天的傍晚，正當養蝦戶打包飼料、村裡人漸漸歸來、雞隻紛紛回到雞舍的時候，阿公就拎著他那支舊的小電池，用電火布纏著一隻燈泡，戴上頭燈，接著騎他那台「風聲比引擎大聲」的機車，出門了。那是他工作下半場的開始，一天的嘈雜逐漸安靜，也是他開啟捕鰻工作最重要的時候。



2025 2 19

/

## 小烏龜裡的鰻苗夜

我家在冬天會變成海邊的一部份。

宜蘭的冬天，加上東北季風的吹拂，每年立冬一過，壯圍的風就像改了個性似的，開始變硬、變濕，也變得不講理。海口總是暗得很快，連星星都不太亮。但就是在這樣的時節，我們一家人的生活跟別人不一樣。我不是待在家看卡通的那種小孩，我在海邊撿錢——準確來說，是在幫阿公抓鰻苗。

每年從11月開始到隔年2月底，是蘭陽溪出海口最熱鬧的季節。黑夜裡，海水隨著潮汐漲落，帶來成千上萬條細細透明的鰻魚苗。牠們隨著黑潮從遠方游來，從太平洋一路漂到台灣東岸。捕鰻人會穿上防水的青蛙裝，手持特製的弓形網，在出海口或沿海沙灘等候，趁著海水退潮的瞬間，一網一網拉起鰻苗，靠經驗、靠手感，也靠一點點運氣。

在壯圍，捕鰻苗是一種冬天限定的臨時漁業，也是許多家庭重要的收入來源。鰻苗雖然小小一尾，但價格最高時堪比黃金，故享有「海上白金」的美譽，主要透過外銷日本作為鰻魚飯食材，十分搶手。對於地方的工人、農民、甚至臨時失業的人來說，捕鰻苗是一種可以快速換到現金的方式，一夜捕撈得好，可能抵得上平常一個月的工資。因此，冬夜壯圍的海口，總有許多人們在寒風中守著潮水，也守著家計的一線希望。

夜晚的海口很冷，風裡全是鹹味和海沙味，頭髮總會被吹黏在臉上，船隻捕魚的燈光串起，就像是一條圍住太平洋的珍珠項鍊，微微映照著遠方的龜山島。我很常在等待阿公上岸的時候發呆，阿媽則會跟其他與丈夫同行的阿婆或捕鰻者閒聊，順便探聽大家的戰績。





| 2025 5 4

/

我們在海邊搭了一個用帆布跟水管做的小帳棚，風一吹會發出啪啪聲。我們都叫它「小烏龜」，因為它彎著背，樣子就像一隻趴在泥灘上的烏龜，背殼裡裝著我們的冬夜生活，也是我們遮風避雨的庇護所，一躲就能躲一整晚的寒風。

小烏龜裡有塑膠凳、暖暖包、阿比仔（編按：泛指藥酒「保力達B」。在農村、沿海漁村，很多做工的人會把保力達當成「日常補品」，累了、冷了，就小口喝一點暖身，補充能量），和一盞等阿公上岸才能打開的舊燈泡，不是為了省錢，而是要把得來不易的電源全數留給鰻苗。

最痛苦的，莫過於在清晨離開冬天的溫暖被窩；有時，我會在半夢半醒間聽見那輛機車發動「啪啪啪」的聲音，混在清晨第一隻雞啼的空檔裡。窗戶透進微微的光，我知道，阿公抓完鰻苗回來了。動作一點也不拖泥帶水，青蛙裝早早褪下垂掛在牆壁邊，等待販仔開著小吉普車來我們家，一到就按喇叭，比我的鬧鐘還準時。他們動作比阿公更快，塑膠桶打開、鰻苗秤重、現金放下，販仔仔細挑揀鰻苗確認數量，再搭配阿媽不時的討價還價，早晨的一陣喧鬧中銀貨兩訖，快速完成交易。

我那時不太懂什麼是「走私」，只知道這些賺來的錢，可以讓晚餐加菜、可以活絡家庭氣氛，讓阿公短暫笑一下。阿公常說：「我什麼都不會，抓鰻仔爾爾（台語，指「只會抓鰻魚而已」）。」但我知道，他不是抓魚，他是在把日子一點一點撿回來。



## 鰻苗情報員

小學的週末，別人是在寫功課，我是在學怎麼挑魚苗。

阿公那時才六十幾歲吧，皮膚被冬天的鹽風吹得粗粗的，臉上永遠都是乾裂和一道道小小的泥巴紋。海上作業時的不愛講話，動作卻快得驚人。海風凍到骨頭，我穿著厚重的外套還直打哆嗦，阿公只套一件青蛙裝，一樣可以俐落地把弓形網從水裡拉起來。我和阿媽通常待在小烏龜裡等阿公上岸。每當他拉著一大張網從海水裡走回來，腳下黏滿濕泥，我們就會趕緊行動。

阿媽要戴老花眼鏡才能挑，但我不用，小孩子的眼睛利，我的任務是當他的眼睛，我得在網子一拉上岸時，負責打開那盞用電池綁著的燈，聚光在他剛倒出來的那堆濕答答的沙子與雞毛裡，有時還夾雜著沙蚯、塑膠絲，甚至是一堆誰也說不出名字的海邊小生物——找那些閃閃發亮、像玻璃絲一樣的小傢伙。鰻苗在光底下幾乎透明，但會一閃一閃的，那是錢在閃，我懂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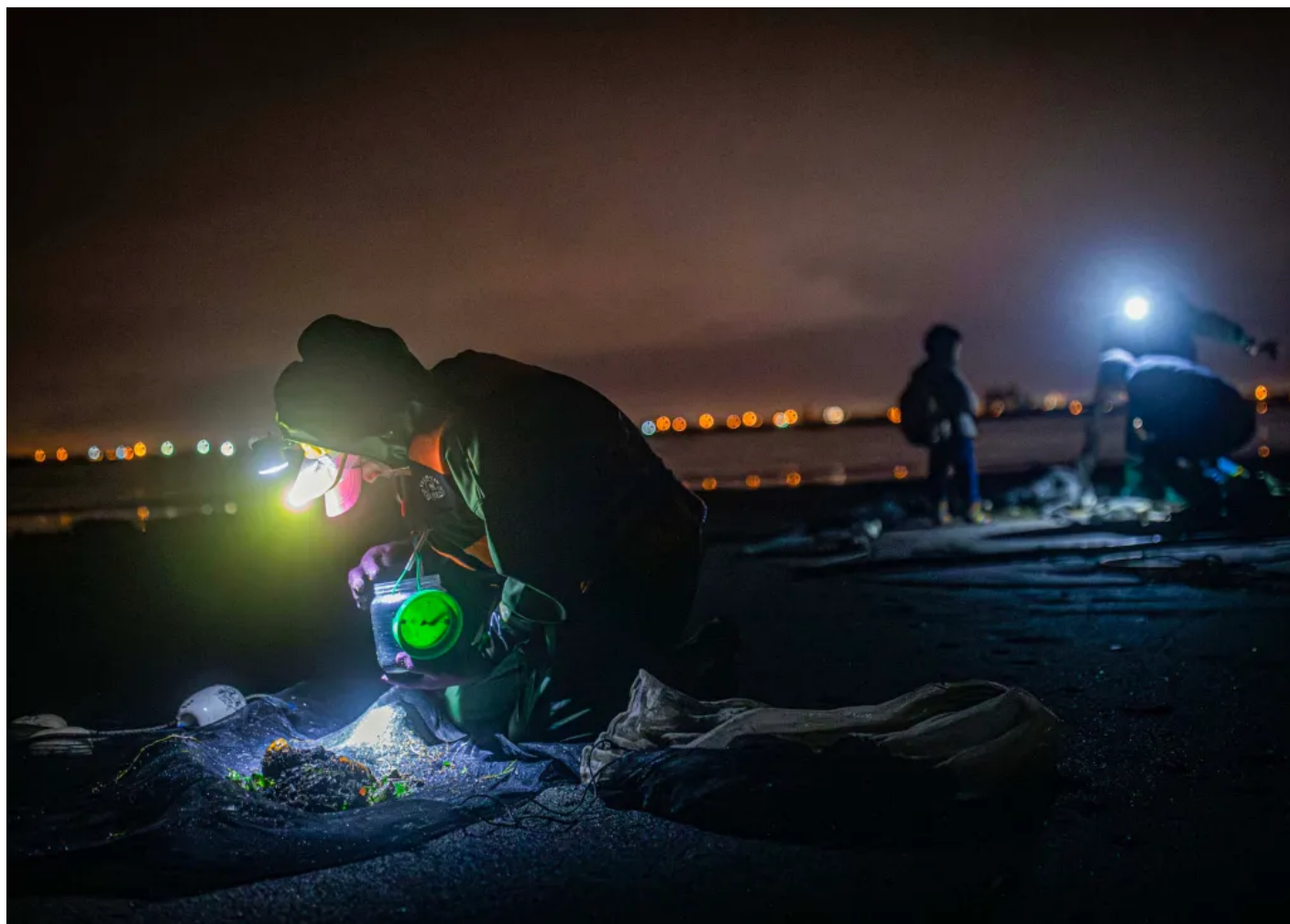
情況好的時候，鰻苗大出，我們根本來不及多話，挑完一批，阿公就又要趕著下海。抓鰻苗的「翻桌率」愈高，代表抓得多、賣得快、賺得多。那時候的我，不懂行情，只知道抓得多，阿公阿媽總



會眉開眼笑的，開心回家吃著熱呼呼的「蛋酒」慶祝；那是用紅糖、米酒和蛋煮出來的，材料簡單，就像阿公阿媽一樣，樸實而自然。

「抓鰻仔不是用眼睛看，要知道浪勢跟手感。」阿公邊說邊扛起那重得不像話的弓形網；一次，我堅持親自下海抓一把，費了好大功夫才撈起網子，一落下的隔天肩膀就印上一道瘀青……。隱隱作痛的肌肉記憶讓我又不禁打了冷顫。恰好一尾晶瑩剔透的小鰻苗就在阿公拉開網子的瞬間，在泥沙之間鑽出來，我趕緊用指腹捏起鰻苗，倒入桶子裡，深怕指甲掐傷了苗，變成「白身」（編按：晶瑩的鰻魚苗，如果受傷死亡，軀幹則會由透明轉為白色，並漸漸失去活動力）就大事不妙了。

小烏龜只有在挑揀鰻苗時是明亮的，望著桶子裡游動的白金，那一刻，我忽然懂了，阿公不是在抓鰻苗，他在跟遠道而來的黑潮脈動打交道。



2025 2 19

/

可能是年紀小比較不會遭起疑心，夜晚天氣好時，我也會到別人的小烏龜裡去看看，假裝去串門，其實是幫阿公「探敵情」。別人抓得多不多？用的是哪種網？站在哪個位置？我回來會小聲報告：「他們沒什麼啦，抓的量差不多喔！」阿公聽了有點不以為意，但會默默點點頭，隱約透漏一種「只有他能精準掌握鰻潮游來的黃金位置」的傲氣。

只有一件事我真的怕：上廁所。

晚上海邊很黑，真的很黑。狗會叫，人也陌生。全是叔叔伯伯、煙味、營火味，我這個小女生幾乎是唯一的「異類」。想上廁所得走到沒有燈的防風嶺後面，用雨鞋的鞋尖簡單挖個洞，尿完就地掩埋，就怕被看見、怕有人靠近。下雨天更慘，褲子會濕掉，屁股涼到像坐冰塊，也因為如此，望著那些能夠無所顧忌地在海邊暢飲的捕鰻人們，對我來說是遙不可及的奢侈。

有時天氣太差，阿公阿媽會改開車去海邊。到海邊，如果待在小烏龜，在海邊守著漫漫長夜對一個孩子來說太折磨了。有時候我累了，那裡就是我的第二個庇護所，可以默默爬進車子睡覺。但我記得，每回醒來時，我已躺在家中阿公的床邊，陽光斜斜照在他臉上。那張臉——皺紋像乾裂的河床，皮膚黑得像被木炭刷過，眼下浮著淡淡的黑青，像海水退潮後還殘留的濕意。

在鄉下，大多數人沒能受到太好的教育，年紀輕輕就得出外工作。阿公本業是個工人，白天做板模，冬天晚上接著加班補鰻，工期銜接之間還耕田種菜，工程交替時再耕田種菜；阿媽則是典型的女工，隨著大時代經歷過加工出口的黃金時期，做過成衣，也做過家庭代工，最後在家附近的白蝦加工廠做夜班。而大福村可以說是個不夜城，不管是鰻苗還是蝦子，那都是晚上的事。兩夫妻就這

樣慢慢養家，一代過一代，也從沒聽他們喊過累。那時候我還小，但我心裡早就知道：這樣的日子，不是誰都撐得住的。



## 鰻仔王的雙面人生

外面的人不知道，補鰻苗這件事，是「抓來補洞」的行業。

真正入冬之後，海風把意念吹得消沉，吹得田裡人家錢包也乾。這時候就會出現一群人——他們會無聲無息地冒出，有些騎來的機車沒車牌、也不戴安全帽、雙眼無光。他們不是來看海耍浪漫，是來補洞的：補經濟的洞、日子的洞、債務的洞。有些是賭徒，有些是剛被工地開除的，也有些是毒蟲，揹著弓形網時腳步虛浮，彷彿漁具是沉重的枷鎖，大家只是在夾縫中求生存。這樣的一群人，冬天就在海口成為臨時同事。

阿公就在這樣的圈子裡。

但他跟他們又不一樣。平日裡，他基本上不菸不酒也不賭，唯獨冬天，偶爾喝一兩口阿比仔暖身，或抽幾根交際菸，但一定抽得不多，因為白天我會打開機車座蓋檢查，從零錢和加油站發票堆裡翻出菸盒，然後丟掉。

以前，他很少對外提起自己是捕鰻的。如果問他做什麼的，他會搔頭靦腆的說：「沒啦！以前做板模工，現在半退休種菜兼當清道夫，種菜兼做自行車步道的清道夫啦！」他覺得抓鰻苗不是一份「正經工作」，感覺補鰻的都是混混、沒出息的，他不想讓人以為他也是，刻板印象裡的那樣。

但海邊的事，海知道。

他在那一圈人裡有個名號，叫「鰻仔王」。不管別人多早去、站在哪個點、用多貴的裝備，最後最滿的那一網，通常是阿公的。他的動作穩、眼力準、出手快，一拉網就像表演一樣。鰻苗的出現總是一陣一陣的，論誰也抓不準，苗況不好的時候，才是我們的團圓日。晚飯餐桌上，阿公會突然說起：「欸，最近新來的誰誰誰跑來跟我請教哪個點位最好抓苗，早就跟他說過了，要看技術啦！」他描述的眼神發亮、嘴角帶笑，彷彿一夜回到那片風聲混著鹽味的海口，站在浪邊的是他年輕時那個板模工、養魚人、補鰻王。





2025 5 4

/

我後來才明白，阿公的世界有兩個版本：一個是外面世界裡那個過度謙卑，覺得自己什麼都不是的「老灰仔」；另一個是海口裡最準、最快、最會抓鰻苗的「鰻仔王」。現在他七十幾歲了，每到冬天還堅持要下海。我們都怕他跌倒、受寒，但他總說：「不去不行，讓人搶了我的點，看笑話啦。」他不是怕少抓一點，他是怕少了人記得他曾經是誰。

補鰻不是一份工作，那是他的舞台。

小時候的我只知道抓鰻苗可以換到錢；進入青春期後，我一度討厭海邊的風味，覺得全身都黏上了「矮人一截」的味道。我刻意遠離那些吱吱作響的帆布與破風帳棚。但有時夜裡還是會夢見小烏龜帳棚裡那盞昏黃的燈泡，一閃一閃，像阿公眼裡的光。

是一直到大學，我才重新理解那一切。

那時我考上了政治大學民族學系，有一次在「民族學」的必修課堂上，教授談到傳統技術的知識系統與地方文化，那一瞬間，腦海裡忽然浮現出阿公拉網時的背影。我第一次有種強烈的直覺——原來阿公的補鰻不是「沒用」，是沒人懂。

我開始蒐集鰻苗相關的資料、做田野筆記，重新回到壯圍海口看了好幾個冬夜的鰻苗燈。我寫了一篇研究報告，那是我第一次用文字說出：我阿公是鰻仔王，他懂海、懂潮、懂風向，他的知識沒寫在書本裡，但卻是活生生的「地方專業」。

後來我鼓起勇氣寫信給韓玉山教授，提到我從補鰻人的田野出發，想繼續深耕人與海之間的關係。在他的鼓勵下，一步步走進了更深的海，而我越往知識的世界裡走，就越發覺：那片海邊泥灘，那些被人輕看的補鰻人，才是這條研究路最初也最深的根。



## 風知道，海知道，我也知道

後來我念了漁業科學研究所。

不是什麼高大上的志向，也不打算當學者，只是越走越覺得，有些事情不能只是放在記憶裡。研究鰻苗的過程裡，我一頭栽進法規、海洋政策、走私網絡、棲地變遷；但最讓我著迷的，還是那些夜晚帳棚裡的微光。研究所的身份讓我有些自由，我開始辦活動，練習寫計畫，推動海邊文化的在地導覽。最讓我驕傲的是，我終於說服阿公，讓他來當講師。

一開始他很抗拒，「講什麼啦？我又不是老師。」但我拿著麥克風塞給他，「你只要講你怎麼抓的就好。」第一次的他站在海風裡，我幫他拿著小蜜蜂，聲音一開始很小，還會講一半偷笑。但一群小孩圍著他聽，還有人問他：「抓鰻苗是不是很厲害才做得到？」他愣了一下，然後慢慢講起來了，講潮汐怎麼看、講網目的大小、講哪一年遇過大出……他像在講一段他自己都快忘了的傳說。

講完那天，有人鼓掌，我看著穿青蛙裝的他滿身大汗，但眼裡裝得全是滿足和成就感。那之後他每年冬天都等我，「什麼時候還有活動？要記得揪我喔。」那片海邊，終於不是他覺得丟臉的地方，而是他的舞台。





2025 2 23

/

我後來畢業了，沒有留在學術界，輾轉去了巴黎，又路續到加拿大、阿布達比，流轉於這個偌大的世界接案當自由口譯，最後回來台灣，決定落腳航空業，每日往返台北和宜蘭之間的通勤職員。上班後的日子變得規律而安穩，但每逢冬天，我知道那是屬於我們的季節，我還是很期待利用週末時間，朋友也好、以前的同學也好，甚至是座位旁的同事也好，我喜歡邀請大家去壯圍看鰻苗捕撈——除了對家鄉獨特的使命感，還有因為我知道阿公還在等那個麥克風。這是屬於我生命的流，像鰻魚一樣在淡水與海水之間洄游，我總喜歡回到宜蘭，跟大家說說這裡的風土滋味。

有一次，我終於帶他去了台北的日本料理店。他抓了一輩子的鰻魚，卻從來沒吃過一口正式的「鰻魚飯」。那天我們坐在吧台，他望著師傅刷醬、炙烤，一臉好奇又有點感慨。「喔～這就是日本人要的喔？」「對啊阿公，你的鰻魚，最後就是這樣上桌的。」

他咬了一口，說：「哇～甜甜的喔，還不錯耶。」

我笑了。抓了五十年多年鰻苗的手，終於握住了那道料理的筷子。我想，那一刻他應該有那麼一點點懂，自己其實不是什麼「沒本事」的人。他做的，是世界另一端也會吃下去、會感動的事。

海知道，風知道。我也知道。